

# 讀方豪六十自定稿

李霖燦

上下兩冊(精裝)補編一冊(平裝)

(共二九四六頁)

臺灣學生書局出版

五十八年十二月 臺北

方豪神父最近異常高興，逢人便說他生了個雙胞胎的兒子，是六十年來一大喜事。這是指他最近出版的「六十自定稿」，厚厚的兩大「鉅冊」，還有平裝的補編一輯，合起來約三百萬字，真是煌煌鉅著，令人見了又喜又愛。

我費了一個禮拜的工夫，一篇一篇地拜讀過。初時先揀和我興趣相投的來讀，如吳漁山和徐霞客等，前者和中國畫史有關，是我職業上的深沉愛好；後者在雲南我們有很深的淵源，鷄山麗江我會多年停留，久有意為這位大旅行家作一點箋注的工作，且對丁文江先生的地圖位置有所改正。但是越讀下去越高興，最後決定一一涉獵，要追隨着作者的心潮起伏，重複一下他的寫作歷程，分他一點喜悅，看看一個人的揮灑翰墨，到頭來共有多少美麗的收穫！

效果十分驚人，日計可觀，月計有餘，六十

花甲子一總結算，竟有三百餘萬字的鉅大份量，我會笑着向方神父問訊，難道在夜間也手不停揮，——不然，治理教務之餘，怎麼還能耕耘出這麼多的研究文章？

方神父笑了，說：「這還不包括二十多冊的專著，如中西交通史、宋史等在內呢！不過我自二十四歲起就寫文章，一年寫上十萬字的話，三十六年下來亦該有這個數字了。」

——仍是方氏一貫作風，條理清徹，立論平實，時有意外的重要發現從另外一個角度透射過來令人心降。就以這一點數字解釋為例，先指出了總字數不止於此，然後逐日計功，三十年寫三百萬字，似乎是人人可至，了無稀奇！

說是人人可至，却不是說人人都做到了，而且就我所知，在現今的寫作師友之間，方氏是這方面已著成效的第一人。讀完之後，我為方氏喜，也為我們自己喜。

為方氏喜者，年度結算清了，積欠一掃而盡，好一派瀟灑豐采愉快心情！——方氏自道個中經歷，不但鉅萬印刷費用籌措不易，而且要夙夜匪懈加班改稿校樣，還要在梯子上爬來爬去檢書

核對，十八個月來，日日如此，有時凌晨三點鐘時光便已開工，因為排了百萬字之後，印刷廠遍地都堆成方氏一家的字版，不僅疊架無地，連鉛字的籌碼都發生了頭寸的困難……處處都是問題，一一都要解決，如今一旦解嚴，作者心情愉快可知。

而且方氏自述，他校樣時有一改再改的毛病，一篇文字三校之後，面目全非，幾乎就等於重寫了一回。在這兒他對印刷工廠的合作，深致謝忱，說從沒有厭煩的表示，愛怎麼改就怎麼改，一直改到自己的「不好意思」為止。

一個最有趣的例證，是那篇「從紅樓夢所記物品考故事的背景」的文章，原本是只有兩萬多字，可是自從寫了之後，隨時節記資料，等到收入「六十自定稿」的時候，這個小嬰兒長大了三倍不止，已有七萬字之多，連作者自己都覺得瞠然改觀。

我們都有這項經驗，寫了一篇文章等於生了一個嬰兒，時時牽腸掛肚，處處收集資料為他補衣綴裳。但是大家都都知道，修改舊日文章十分困難，有時會比重做一篇更為艱苦。方氏在這一

點上令人欽佩，自言從頭到尾一一改過。積四十年之經驗，把他的小嬰兒打扮得一個個又白又胖美麗動人，比初生時漂亮十倍。等於是重新寫了三百萬字，真可名之曰「宗教家的精神」。也可以想像得到的，當這粉紅色的雙生嬰兒呱呱落地之時，方神父內心的喜悅充沛飽和。

爲我們喜者，是方神父爲我們做研究寫作的朋友立了一個負責任的好榜樣，使我們知道了「年度結算」的重要和快樂。

據董彥堂先生的研究，干支記時是我國古代文化的一項特徵，六十花甲子是干與支的最小公倍數，也是全部人生的天然段落，方氏在這第一循環賽中先馳得點，爲我們立了一個好楷模；不驚動別人，不麻煩別人，自己事、自己了，像這樣的「自了漢」唯有欽服，可以投票選舉之爲寫作者的「今年楷模」。試想，若我們中國的每一位大作者，都有一部「六十自定稿」，文林學海之中，該增加多少美麗的花朵？

大多數的學者都一路研究着奔跑過去了，總以爲將來有的是時間可以清理，却沒有想到，只爲了沒有「六十自定稿」的年度結算，爲我們留下了多少重大損失！因爲您不自行訂定寫成，空留下一大堆殘稿卡片，別人實在是無所措手足，沒有靈魂的資料是謂糟粕，少了您靈光一點，便不能點鐵成金，平白使人類文化，坐失多少至寶明珠。胡適之先生去了，如此，董彥老去了，如此；姚從吾先生去了，又如何呢？——空令人心痛不已，却又何補於無比的損失！

所以，方氏此舉惠啓無量，這是一項意義深

遠的示範，我們有沒有權利，私下裡立一道法律，著作者在他花甲一周之際，都應該有「自定稿」一輯之寫定，而且以後每隔若干年，如韋氏大字典一樣，隨時作增訂本的發行。這樣定能使我國的學術界填補不少空白，加添不少鮮花！而且，說是結集整理，每每變成了訂補增添，豈止溫故而知新，更時時有新的觀念給誘導了出來，那豈止作者得福，連社會文化都沾光不少，試想我們若多有幾部胡適之，董作賓，姚從吾先生的七十自定稿，那供獻該有多大，只看一看他們的序言跋語，一生的著作歷程就可以啓迪後學無限！

所以方氏的這份努力不但沒有白費，而且影響宏潤，自己有了交代的快樂是其一端，而示範當代啓發後學的功勞尤著。他會話婉心長地對我說：「一事也只是「一起頭難，一旦開工，做着做着也就成啦」。——真是金石良言，而且長人志氣不少。我一向望事生畏，如今才知道開頭便錯，須知道精神凝聚，有返老還童之奇功。看看方神父六十自定稿完成之後，精神身體都比以往更爲年輕，言談中更充滿了活潑潑的青年氣象，不就是明證麼？世界上有閑暇無聊的日見衰老，亦有努力工

作的返老還童，方氏三百萬字的一氣呵成，提供出後一項說法的最佳例證，天主教不禁飲酒，再見面時當爲他的這個雙胞胎浮一大白。

略有一點小小意見在最後提供，我對這個雙胞胎的衣著顏色不大喜歡，想必是有某種特別涵意或某種不得已的困難，不然，爲什麼偏採用這種淺紫粉紅色作爲書面？——當然是一件喜事，理合採用一點喜慶的顏色，然而爲什麼不採用莊嚴的深紫紅或硃砂紅，再不然墨綠磁青，甚至於如補編的淡青色亦都有可取。如今則一副新娘的嬌羞顏色，和洞房花燭的色調諧和，却與身披祭袍的神父情調不侔，不知方神父以爲如何？——好在這與內容無涉，且恕我口無遮攔。

## 大信印書館

承印書籍 經驗豐富  
設備齊全 歡迎惠顧

地址：臺北市隆昌街八四號  
電話：三三九四九三